

清客外集

清客外集

詞 順 脈 變

清客外集

臨川

紅雪樓藏板

書

臨川夢自序



客謂予曰。湯臨川詞人也歟。予曰。何以知之。曰。讀四夢之曲。故知之。予听然而笑曰。然則子固歌者也。何足知臨川。客愠曰。非詞人。豈學人乎。予曰。明史及玉茗堂全集。非僻書。子曾見之歟。曰。未也。予曰。然則子固歌者也。又烏知學人。乃取明史列傳及玉茗堂集。約畧示之。客慙而退。嗚呼。臨川一生大節。不邇權貴。逋爲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哀毀而卒。是忠孝完人也。觀其星變一疏。使爲臺諫。則朱雲陽城矣。徐聞之。講學明道。遂昌之滅。

虎縱囚爲經師爲循吏又文翁韓延壽劉平趙瑤鍾離意
呂元膺唐臨之流也詞人云乎哉然則何以作此四夢也
曷觀臨川之言乎題牡丹亭曰夢中之情何必非真題紫
釵曰人生榮困生死何常爲歡苦不足奈何題邯鄲曰岸
谷滄桑亦豈常醒之物耶槩云如夢醒復何存題南柯曰
人處六道中嘖笑不可失也夢了爲覺情了爲佛境有廣
狹力有強劣而已嗚呼其視古今四海一枕竅蟻穴耳在
夢言夢他何計焉予恐天下如客者多矣乃雜採各書及
玉茗集中所載種種情事譜爲臨川夢一劇摹繪先生人

品現身場上。庶幾痴人不以先生爲詞人也歟。嗟乎先生。以生爲夢。以死爲醒。予則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於是引先生。旣醒之身。復入于旣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獨惜婁江女子爲公而死。其識力過於當時執政遠矣。特兼寫之。以爲醉夢者愧焉。然而予但爲夢中人說夢而已。固無與於醒者。客果以臨川爲詞人。又何不可之有哉。甲午上巳鉛山蔣士銓書于芳潤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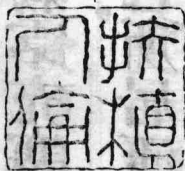
玉茗先生傳

湯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江西臨川人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有文在手年二十一舉於鄉忤陳繼儒遂以媒蘖下第萬厯五年再赴會試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致海內名士以張之延顯祖及沈懋學顯祖謝弗往懋學乃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歸六年迨居正歿之明年癸未始成進士與時宰張四維申時行之子爲同年二相招致之又往除南京太常博士久之稍遷祠部朝右慕其才將徵爲吏部郎上書辭免十九年閏三月以彗星變詔責諫官

欺蔽大開言路。顯祖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陰扼臺諫。語
伉直數千言。謫徐聞典史。至任日。立貴生書院講學。士習
頓移。陞遂昌知縣。滅虎放囚。誠信及物。翕然稱循吏。二十
六年戊戌。投劾歸。不復出。辛丑外計。追論議黜之。李維禎
爲監司。力爭曰。此君高尚久矣。不應考法。主計者曰。正欲
成其高耳。竟削籍。里居二十餘年。父母喪時。顯祖已六十
七齡。明年以哀毀卒。遺命以麻衣草屨斂。顯祖志意激昂。
風節邁勁。平生以天下爲己任。因執政所抑。遂窮老而歿。
天下惜之。所善同邑帥機。及李三才。梅國禎。李化龍。後皆

通顯各有建豎。三才督漕淮上招之。答曰身與公等比肩。
事主老而爲客。所不能也。論文以本朝宋濂爲宗。李夢陽。
王世貞氣焰雖盛。皆斥之爲僞體。當霧零充塞之時。能排。
擊厯下者。只顯祖與歸有光二人而已。所居玉茗堂。文史。
狼籍。雞埒豕圈。雜沓庭戶。蕭閒詠歌。俯仰自得。胸中魁壘。
發爲詞曲。所著四夢。雖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
塵。銷歸鳥有。作達觀空。亦可悲矣。子四人士蘧五齡。能背。
誦三都二京。年二十三死。次大耆才致有父風。次開遠。崇。
禎五年。由鄉舉爲河南推官。奏論時事。屢膺上怒。責令指。

實開遠抗論不少屈上命削職逮治左良玉率將士七十餘人土民數百人合奏乞留上爲動容命帶罪辦賊十年討平舞陽大盜以功擢安廬三郡監軍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晉秩副使十三年與黃得功大破諸賊將用爲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哭聲震郊野贈太僕少卿弟季雲亦有雋才云



論輔臣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

湯顯祖

奏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伏乞聖明
特加戒諭罷斥。以新時政。以承天戒事。臣於閏三月二十
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聖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尙
賄囑。事向趨附內之效。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
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汝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
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
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
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豈不聞官府中事。皆一體之語。

乎。何每每以搜揚君惡。沽名速遷。爲汝等之職。受何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旁觀避禍。無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治。姑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正君臣之義。誅邪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難皇上。致有此諭。臣竊意皇上前大理評事雒于仁等狂愚直言。猶賜矜恕。又前伏讀兩次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右。蠱惑擅作威福之人。則言官卽有過言。必見溫納。何至合科道盡行切責罰俸。是惟聖明居高

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賄囑趨附長奸釀亂倍負
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皇上既不難於聽宥而聖訓嚴切
臣子亦宜各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
臣子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非必六科十三
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等有勢利小人相與顛倒煽弄其
間耳記曰人父生而君食之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
而欺其父皆爲不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爲不忠
然豈今之科道諸臣都不知此義哉皇上威福之柄潛爲
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爲時行所得耳夫人

臣自非天性公直。要取富貴而已。富貴者。明王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當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臣不敢汎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得罪。卽以臣所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非御史丁此呂乎。此知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尙書楊巍覆而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邊鎮欺蔽者。非御史萬國欽乎。此亦知皇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時行不能辨其賊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猶恨其不極邊矣。

二臣謫外。其他言官雖未敢顯斥時行。而或涉其旁事。及其私人。則有年例及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迴心歛氣。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惟近日南京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冒籍之法。而時行故以一請塞責。旋行祈請。欲得皇上一語。不礙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至於考滿與奏奇捷同日。正用前輔臣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牛馬羊不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賀儀也。明日獎敕中。必用此事。已而獎敕果有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晨數語矣。然臣按其日月。則元輔宴

功之晨。正星象示警之夕也。時行能欺蔽皇上。獨能欺蔽天象乎。而言官噤無言之者。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恐失富貴也。夫知感主恩爲皇上斥奸正法者。反得貶竄。雖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皇上不能恩人。并不知所受是皇上爵祿矣。至於言官中賄囑附勢。盛作不忠之事。躡竊富貴者。往往而是。年陞閏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上恩。專感輔臣。其所得爵祿。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敗。今日固已富貴矣。臣亦不暇遠舉。卽如今日吏禮二科都給事。此二臣者。豈不重爲天下修

笑哉。夫吏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文舉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筭。夫所過督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經過郡縣亦風厲而取之。郡縣官取之足矣。所住驛遞及所用給散錢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聞有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綵幣錢盤等物約可八千餘金。折乾等禮約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迨至杭州酣酒無度。朝夕西湖上其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理荒政是何職名也。夫前所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者。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